

民族传统体育际遇的文化学阐释

熊国胜¹ 潘桃铃²

(1 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要: 本文以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际遇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根源。认为文化生态内涵的整体性转变、自然语境的日渐消逝是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文化根源。并肯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是当代全球化趋势下的一道文化围墙,由此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迫切性。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文化错位

“在当今奥林匹克现代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以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制度模版进行改造、改编的浪潮下,在现实世界正发生的一切对我国多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撕裂、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频频失衡。”^[1]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历史久远,其发生、发展和演变展现了中华先民的生产生活风貌、勤劳质朴的民族性格以及多民族间融合的历程。自近代以来,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民族传统体育遭遇式微的命运。基于文化学视野,阐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重要性。

1 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文化生态学解释

1.1 文化生态内涵的整体性转变

“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2]文化生态是文化形成、传承及发展、传播的原动力。可以说,文化生态决定文化类型,任何地域的文化属性及所表现的根本特征,都因文化生态而异。文化生态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动态系统,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文化群体内部的互动,一方面塑造了文化生态,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生态的折射,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滥觞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半封闭大河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是中华文化生态的一面透视镜,深涵着东方文化气韵,从其所蕴含的文化特点,习练和传承的过程等均可见中华民族质朴、务实又不乏活泼性和创造力的多重特点,和传统的文化生态类型相匹配,反映出中华文化生态不同层次之间的能量交换。透过民族传统体育的衍生、流变,可以反观中国广袤的地理构成、中华祖先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社会运行机制三层结构。作为自然场域的地理环境是决定劳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条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初级层次。基于经济生产条件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制度结构则是文化生态的最高层次,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宗法制为情感纽带的社会结构,给了民族传统体育滋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世界的认识,深深刻上了中华传统生产、生活的印记,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面貌的活化石,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农耕文明居于同时期世界领先地位的见证。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也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与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当下域外新奇的时尚体育、流行体育的对话中,走进了一个极端痛苦的文化发展图景中。”^[3]自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与人们的生活日益远去,面

临日渐式微的发展图景,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生态的整体急剧变革有着内在的关联。首先,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带来的开埠通商等结果,使得中国的社会地理环境不再封闭,广袤的内陆腹地不再是封闭的地域,而逐步成为开放的大陆;其次,近代以来的侵华战争,冲击了维系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物质生产方式出现了重要的商品经济;再次,社会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曾经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的宗法君主专制”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发生深刻的变革。文化生态内涵的整体性变迁,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状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乃至濒临生存的危机。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及人们生活再次经历巨大转变。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生态环境面临彻底瓦解的趋势。文化生态层次构成间的变动是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文化根源。

1.2 “自然语境”的日渐消逝

有研究者提出,所谓“自然语境”是指:由惯常的表演者,在惯常的时间和地点,为惯常的观众进行表演。^[4]由此思之,“自然语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场域,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惯常性、程式性、与人们生活高度契合的一种情景化的生产、生活形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曾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化了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的延续或终止,与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自然语境”的在场或退却有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方式均在其所处的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形成。…除地域差异外,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民族起源、种族繁衍、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形态、以及文化追求有关。”^[5]民族传统体育与其相适应的“自然语境”关系密切,有如鱼和水的关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下属系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在经验的积累之上总结、升华、凝聚而成的文化形态,体现传统文化的浓厚气韵和精神特质。中华先民安土重迁、包容和合的民族性格,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及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传统的生活情境、生产方式、自然场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萌生和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然语境”。可以说,传统的“自然语境”是滋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温床。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视角一直没有脱离“体育”的立场,使得我们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强势嫁接的状态,即“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研究模式。而对于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民族中,这个区域内,这个流域中,产生这样的身体运动形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研究的研究,成果是少之又少。^[6]“自然

语境”对形成文化及塑造人性特点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探讨一个文化类属或一种文化特质下的一个文化事项时,不得不考察其背后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环境,“自然文化语境”有时候甚至是形成该文化事项的根本性促成因素。一种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生产力要素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基础的共同作用、无法撇开人的创造性、同时也无法否认人们创造性的发挥所必须依托的现实场域。在传统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相应的文化形态。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地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儒家的宗法伦理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社会情境下,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处于不断的动态平衡发展中,相互适应。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近代以来日渐衰微是多种因素所致,其中以与民族传统体育高度适应的“自然语境”在社会和时代变迁中的逐渐消退,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群众生活中日益殆没的重要因素,也即“自然语境”的变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嬗变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2 民族传统体育是全球化趋势下的一道文化围墙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是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化、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7]中华文化的初始,伴随着人文主义情怀和理性主义精神的成熟,注重人文教化,构成了文化的根脉。《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本”思想和农耕经济双轨并行,在形成“中国”的概念中培育了勇于创新、不屈不挠的华夏民族心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天道与人道融为一体的圆通思想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是推动文明延续的道德人文素养。民族传统体育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粹,使传统道德精神有了载体。以传统武术为例,众多拳种的命名都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拳械套路的动作名称往往有两套语言系统,惟妙惟肖,无不渗透着文化因素的浸润。太极拳、八卦掌、六合拳等拳种名称映射出传统主流核心思想;罗汉拳、八仙拳、白眉拳等流淌着佛道文化的血液;劈挂拳、通背拳、咏春拳、蔡李佛拳、查拳、华拳、炮拳流露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征。而“南拳北腿、东枪西棍”则一语道出了中华人文环境在武术中的体现。拳术中具体的技术动作名称如白鹤亮翅、燕子抄水、鹞子翻身、青龙探爪、卧牛摆头、金鱼斗鳞、托塔抱印、黑狗钻档等动作名称兼具精准通俗、雅俗一体的特点。体现了独特的文化表现魅力,渗透着乡土田园的气息。可以说,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记录着中华文化渊源、个性、成熟、演变的历程,饱含哲学思考与人文情怀,形成了一道启示恢弘的文化墙壁,是中国文化最接地气的展现形式之一。

“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种同化。一方面是相互的自然同化,一方面是以强势经济为载体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同化的结果便是趋同和泯灭个性,所以,我们在经济上高全球化,在文化上确要抗拒全球化”。^[8]在百年来的文化争论中,出现了“全盘西化”、

“文化本土论”等激烈交锋,在体育领域亦出现了“土洋体育”之辩,争论的深层次冲突源于千百年来“华夏中心”思维的颠覆,突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未有之变革下的精神困惑和文化焦虑。

“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竞争中保持自立,还是在交融中得到发展?是以消极保护态度来避免流失,还是以积极创造的态度发展传统?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必须进行思考的命题。”^[9]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亟需萃取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获得给养,从而发展自己。而不应在剧烈的激荡中消灭文化,泯灭了文化亦即消灭了自己,此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意义所在。文化具有堡垒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自身蕴含的文化价值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起着文化连接的桥梁作用。将其作为一座文化墙,诠释中国文化的精粹选择,在现代文明的视域下,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新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发展的新路子。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际遇,由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思潮变化、文化生态的整体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所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传统体育曾是中华先民的精神乐园,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也是构筑民族文化心理的围墙。深度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社会文化根源,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现当代复兴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 [1]郑国华.失衡与适应: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J].思想战线, 2016,42(4):33-38
- [2]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7
- [3]卢高峰,王岗.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 问题 机遇 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4)
- [4]杨利慧.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J].民俗研究, 2006, 2
- [5]倪依克.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J].体育科学, 2014,34(12):3-7
- [6]王岗,刘琨,柯茜.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多维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 50(4):68-73
- [7]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96
- [8]王尧,林建法.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8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在农村断裂的思考及其复兴的探索》,编号:16TY06

作者简介:

熊国胜,(1969~),男,汉族,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与训练。

潘桃铃,(1988~),男,汉族,浙江桐庐人,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俗体育文化,武术文化。